

韩美林 《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》

蒋子龙 《不一样的惩罚》

李国文 《朱元璋删〈孟〉》 邵燕祥 《笔》

二月河 《凭吊陈胜王》 陈四益 《冬日读书记》

漓江出版社

2006 中国年度杂文

《杂文选刊》选编 刘成信 王芳 李君主编



◆
漓江出版社

2006 中国年度杂文

《杂文选刊》选编 刘成信 王芳 李君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6中国年度杂文/刘成信, 王芳, 李君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2007.1

(2006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3819-8

I. 2… II. ①刘…②王…③李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51032号

2006中国年度杂文

主 编 者 刘成信 王 芳 李 君
责任编辑 文龙玉
美术编辑 石绍康
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821573 2863978
传 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邮购热线 0773-2821573
电子信箱 ljcb@public.glptt.gx.cn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23.25
字 数 400千字
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4 000册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3819-8
定 价 24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一生中，不妨读点杂文（代序）

刘成信

常听说，人生三件大事：事业、爱情、健康。或问：如何实现事业成功、爱情美满、身体健康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我说，不妨读点杂文。

杂文是什么？

杂文不是政治学，但人不能超世绝尘，你虽然远离政坛，也不想步入仕途，但你只有读懂政治，方能不迷失政治选择，只有了解政坛，方能把握生命的密码，只有领悟仕途，方能解释身边的所有变数。概言之，人，离不开政治。本书中的《创新拒绝“官本位”》，批评“专业职称都与某个行政级别严格对应，官位高低一定程度上竟成了衡量科技人才的标尺”，如此科研环境与体制，岂不是与科研目的南辕北辙？《“半瓶酒”读报法》披露近二十年来“大约有四千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，带走大约五百亿美元的资金”。作家无不痛心疾首地感叹“五百亿美元即大约两个三峡水库的投资被贪官‘带走’以后，官府不裁员，官员常加薪，预算不降，工程不停，该吃还吃，该庆必庆，真‘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’也”。《不应浪费姚文元》、《从大红大紫到灰飞烟灭》、《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》等篇什从不同角度臧否政治的云诡波谲，政坛的绮靡不经以及仕途的锱铢必较。这些杂文所云，殷鉴不远，微言大义存焉。

杂文不是社会学，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万花筒里，纷纭繁杂的社会现象，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，如果您习焉不察，即使夙兴夜寐也难以适应丛林法则。请读一读《一百种理由抵不上一颗良心》、《从笑话看德国》、《领略“大话”文化》、《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》等篇什，人在社会上存在，就必须通晓社会的潜规则，就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，因为杂文是社会医生，读点杂文就如同在这位社会医生那里注射了疫苗，不至于被社会甩到后面去。

杂文不是历史学，但杂文能拨开历史的雾障，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。历史，是现实的镜子，不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，就无法预示明天与后天。政治家需要通古博今，军事家要借鉴昨天战事经验，一介平民百姓的事业成功，也离不开先贤们的妙谛与文本。本书中的《乾隆搞调查》、《张昭为什么当不了丞

相?》及《笔》等作品，向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镜头，今天的人们既可以从历史上学到丰富的处事经验，又可获得思想认识的启迪，无数实践表明，历史的智慧是掌控今天和明天的钥匙。

杂文不是生理学也不是心理学，但它能解剖人性、解读人生，能理顺人际关系。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群中，每个人都要处理父子关系、母女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兄弟关系、师徒关系、上下级关系、邻里关系、同事关系……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自己设计一条人生之路，事业成功之路，爱情幸福之路，健康长寿之路，为此，不妨读点杂文。你看，十八世纪杰出的启蒙运动和民权主义者卢梭在自己撰写的《忏悔录》中，披露了自己当仆人时偷了主人的一条小丝带，他却厚颜无耻地嫁祸于女仆。然而他却“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赞叹和尊敬”（《谁敢像卢梭那样忏悔？》），“时时刻刻对自己和‘今日’保持一份分析，海纳百家，共生万物，就可能有一份少走弯路不陷‘迷魂阵’的清醒”。这是杂文作家朱健国的人生经验之谈（《五十而知“当初”》），类似这样感悟人生的杂文，比那些标榜“人生指南”的闲侃不知要深刻多少倍。

杂文不是方法论，但它无处不闪烁着思想方法的光芒；杂文不是文艺学，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；杂文也不是美学，但几乎每篇杂文都抨击假恶丑，无一不是向往美、赞颂美；杂文不是……

杂文是什么？

杂文（我指的主要是经典杂文）是大百科全书。一部书大多是一位著者所撰，而一部合著的杂文集却是众多人智慧的汇总，每位作家都是在他最有激情的时刻创作出他观察得最充分、思考得最全面、感悟得最清晰、分析得最深刻、升华得最崇高的智慧火花，众多火花汇聚到一起，就成为火把、火炬、通天的火焰，既能烧毁一切丑恶，又照亮了人间的通天大道。

读点杂文，便可从善如流。事业的成功，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，要闯关夺隘，也非探囊取物那般轻而易举。人之熙熙，所为何来？人之攘攘，所为何往？不论是事业还是爱情抑或是健康，既不可简单从事又不可望而生畏，知识对每个人来讲应是如影随形，理想是动力，视野是胸怀，天道酬勤，诚哉斯言。

如今，杂文的读者与日俱增，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的公共资源，因此惟愿朋友们——

一生中，不妨读点杂文。

2006年10月26日演讲于吉林大学

11月20日改毕于寓所

目 录

生 存	韩美林 (1)
司马光, 你干吗砸缸?	刘大志 (3)
丑陋的人类	马长山 (5)
历史要永远当心“戈培尔第二”	徐迅雷 (8)
当飞机比公共汽车还普及的时候	佚名 (10)
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	晓 宇 (12)
不应浪费姚文元	黄 波 (14)
一个诗人的反思	刘兴雨 (16)
我们还需要“爱人主义”教育	佚名 (18)
冬日读书记	陈四益 (20)
游墓园记	流沙河 (22)
成 分	郜元宝 (24)
谁说坐火车旅行更省钱	三 七 (26)
从大红大紫到灰飞烟灭	刘吉同 (28)
过去的人和事 (二则)	曾 颖 (30)
谁敢像卢梭那样忏悔?	穆 夫 (33)
在兽的身体里	张利文 (35)
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	韩美林 (37)
李逵: 淳朴的嗜血者	黄 波 (41)
“半瓶酒”读报法	黄一龙 (43)
不一样的惩罚	蒋子龙 (45)

书与人	周 实 (47)
由“带血的善款”想到“肖申克的救赎”	单士兵 (49)
笔	邵燕祥 (51)
二蛋上学	杨汉光 (53)
月黑风高夜的一丝星光	吴兴人 (55)
上个世纪的狗年	晋 军 (57)
陕北民歌: 苦甜的爱情酸酸的曲	鄢烈山 (59)
假装无耻	王跃文 (62)
荒谬的苦难美学	狄 马 (64)
康熙讲崇祯的笑话	李国文 (66)
很多时候, 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	徐怀谦 (68)
如今我们如何做船长	徐迅雷 (70)
几个真实故事	王跃文 (72)
相声赛春晚: 狗年说狗, 旺旺旺	刘 兵 (75)
桌子的逻辑	何满子 (77)
鸭子悲喜剧	谢志强 (79)
读《水浒》的小孩	龙应台 (81)
穷人缺什么	古 古 (84)
领略“大话”文化	蒋子龙 (86)
生命若失敬畏, 人人可为桀纣	响水滩客 (88)
某官诉状 (杜撰曲)	刘 征 (90)
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是写给谁们看的	梁晓声 (92)
中国不能承受之感动	杨耕身 (95)
电话号码簿	李阳波 (97)
快乐究竟与什么相关	沈东子 (99)
良心的安抚	星 竹 (101)
“零拨款”下的“公民零权利”	毕 舸 (103)
施瓦辛格的目标	洪巧俊 (105)
关于宋襄公, 一种想像及其问题	李敬泽 (107)
“思想改造”为何总在一夜之间完成	孟 波 (110)
五十而知“当初”	朱健国 (112)

- 谁的情人节 陈清华 (114)
- 戏 装 星 竹 (116)
- 权杖与华表 王跃文 (118)
- 学 术 韩少功 (120)
- 一直想说的故事 白 桦 (123)
- 哀妇人之痛 晓 菡 (125)
- 怎没见谁恼将起来 王 安 (127)
- 一勺醋 孙广深 (129)
- 严文井晚年一篇感言 黄伟经 (131)
- 宝贝时代 王跃文 (133)
- 十二生肖官话 赵 春 (135)
- 张三李四说起 流沙河 (138)
- 停 顾 土 (141)
- 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 毕淑敏 (143)
- 震撼未遂 大 卫 (145)
- 伏尔泰的天真与深邃 查一路 (147)
- 我若暴发 魏剑美 (149)
- “微观”经济 雷抒雁 (151)
- 爱好的尴尬 牟丕志 (154)
- 生命天平不能承受的失重 晓 宇 (157)
- 作家“死”了 包丽敏 (159)
- 感恩的庄稼 马国福 (161)
- 出售赞美 孔兴民 (163)
- 李花花的十八岁 罗 博 (165)
-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李敬泽 (167)
- 煞风景事 王跃文 (169)
- 中国式冷漠 朱铁志 (171)
- 这件事与你我有关 林 夕 (173)
- 五月的颜色 郭松民 (176)
- 是润滑剂还是腐蚀剂 谷长春 (178)
- 优质空炮热销 金 晔 (180)

- 餐馆里的顿悟 朱健国 (182)
- 夫人参观展览后 晓文 (184)
- 两矿工获救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 李甘林 (186)
- 谁帮《新闻调查》做一期“公关调查”? 郭之纯 (188)
- 曾经的女英雄 肖复兴 (190)
- 世界杯是《红楼梦》 刘齐 (192)
- 判官庭审记 郭震海 (194)
- 感恩, 我们还有吗 徐风 (196)
- 朱元璋删《孟》 李国文 (198)
- M先生漫游记 刘征 (201)
- 没有答案的算术题 侯发山 (203)
- 权力是门, 金钱最多是门槛 吴稼祥 (205)
- 疯狂世界 (外一篇) 刘齐 (207)
- 见血 刘齐 (209)
- 人想出名猪想壮 雷抒雁 (211)
- 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前的表决 袁晓明 (213)
- 童话与国家 陈祖芬 (215)
- 参加美国的“家长会” 陶修信 (217)
- 听说书记要调走 梁海潮 (219)
- 谁的世界杯 崔永元 (221)
- 开幕式上, 贝肯鲍尔没讲话 怡然 (223)
- 一句话改变了美国 李兴濂 (225)
- 公吃私吃 方方 (228)
- 二十年后, 谁来养活我们? 薛涌 (230)
- 中国媒体在世界杯前迷失方向 吴木銮 (232)
- 学会搁置 杨学武 (234)
-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冯雪梅 (236)
- 神童之“神”与爱因斯坦的“无知” 姜钦峰 (238)
- 人为什么要往上爬 凌志军 (240)
- 地理课 肖复兴 (242)
- 中德官员对话录 宗合 (244)

- 一百种理由抵不上一颗良心 徐迅雷 (246)
- 乾隆搞调查 刘诚龙 (248)
- 给历史留下可以传承的印记 甄智力 (250)
- 大度读人 冯骥才 (252)
- 高考考生作文“妙语” 佚名 (254)
- 让女儿转学的N个理由 老鹰 (256)
- Q博客如何蹿升排行榜前列? 凌沧洲 (258)
- 门面 陈世旭 (260)
- 那些温暖让人悲凉 刘洪波 (262)
- 我何以遗憾于“经济人物评选谢绝高官” 曹林 (264)
- 是直面民生, 还是沉湎于“高蹈的艺术” 王淦生 (266)
- 打贼 曾颖 (268)
- 女媧是俺黄洼村人 郭振亚 (270)
-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童大煊 (272)
- 张昭为什么当不了丞相? 姜少勇 (274)
- 从笑话看德国 沙叶新 (276)
- 站着还是躺着 潘向黎 (279)
- 杜甫的声明 颜玉华 (281)
- 狗屎与鲜花 迟子建 (283)
- 如此多“焦” 陈染 (285)
- 一日维新 爱国先生 (288)
- 保鲜爱情 陈彤 (290)
- 从《灰阑记》到《霸王别姬》
——翠屏居公案之我见 郝烈山 (292)
- 贝壳寓言 叶澍 (295)
- 到美国学汉语? 张心阳 (297)
- 凭吊陈胜王 二月河 (299)
- 民工一样可以纪念“9·11” 薛涌 (301)
- 贵族与农民 张鸣 (303)
- 人……其实也是一只羊 刘国芳 (305)
- 我跟前人比性情 游宇明 (307)

怎样让老百姓像公务员那样对生活满意	郭松民 (309)
社会中那些庸常的恶	李鸿文 (311)
诚实协会	刘 塘 (314)
枣的悲哀	肖复兴 (315)
张二狗成名记	阿 泉 (317)
碰撞之后	陈向阳 (319)
馄饨店	彭国梁 (321)
底层人群代际传承是不和谐因素	张魁兴 (323)
伪小人	魏剑美 (325)
特困生李大头	吴志彬 (327)
晚景的风度	魏得胜 (329)
超 重	肖复兴 (331)
卖鸡蛋的小男孩	崔黎明 (333)
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	张心阳 (335)
憋急了	彭国梁 (338)
诺贝尔奖：对人类好奇心的最高奖赏	乐 毅 (340)
一个民工的婚礼	曾 颖 (342)
变味的“爱国主义”	魏剑美 (344)
去国依依	吴若增 (346)
“混先生”小传	陈鲁民 (349)
欲明真相	唐兴顺 (351)
一个大学生论文答辩后的致谢词	一雁飞 (353)
趁“爱”打劫	邓 刚 (355)
我要你假心假意对我好	罗文海 (357)
《变形计》的残忍与震撼	孙 蓁 (359)
汉语中的阶级性	卜玉郎 (361)
魔术师张大爷的房子忽地没了	连 晨 (363)

生 存

韩美林

四十多年前偶游前门，曾见到一个商店橱窗里摆放着一只大高脚玻璃酒杯，里面盛着一只转不过身来几乎与酒杯大小相当的大金鱼，它在那一点可怜的水里张着大嘴艰难地呼吸着……我至今不忘。不管他们这样摆放是为了卖金鱼或是卖杯子或是好玩，一切都不重要，我想到的是“生存”二字。

由此我又想起了一连串的生存……

1948年年底济南刚刚解放，战争在全国已经拉开序幕，淮海战役还没有发动，拉炮弹是用骡马大车。我走在四里山下，听到一声巨响，看热闹的人流把我裹挟到事故现场，一匹拉车的骡子两条后腿全被炸掉，它不会叫，只是瞪着两只露白的大眼，哀哀地看着人群，那赶车的老头早已炸没了。他们也算来到这世上的一场。

我家大街南口一个卖洋糖的，一个拉黄包车的，一个是站不起来的要饭的残废，几年如一日地在一起。他们身后是一个卖杂货的和一個卖羊肉包子的，那散发的荷叶包子味我虽然都记得，但我永远不忘的是有一天那个满头毡草的残废人就死在原地，旁边还放着要来的几个小钱，无人来收尸……

六七岁时去院前街经过泺源宾馆，那里是日本宪兵队。我还小不知什么是日本宪兵，但每次经过都能听到里面的狼狗声、训练口令声……我不能忘记的是那里面传来的抗日志士受酷刑的惨叫声，我虽然是小孩，这凄厉的声音一世也忘不掉……

1953年去青岛的路上认识了一个坐在对过的姑娘，都是小孩子，所以也是小孩交情。她漂亮、开朗、大气，在济南上中学。1958年我回家乡没想到她成了名角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听说她已去劳改，是坏分子……这三级跳的一生活得多窝囊。

我经常两手把眼一捂，感叹这人生在世。后来也联想到马生在世、牛生在世、鸟生在世……怎么都活得那么艰难。甚至坏人也活得很艰难。我看到小偷

被人抓到挨揍的时候，我也看到坏人作恶被枪毙的时候，他们那种生存方式换来一生的胆战心惊，甚至小命一条。二十来岁就回到阴曹地府，这也算是来到这世上吗？

为了生存，人们不管什么工作、什么条件都有干的。当官的、听差的、卖咸鸭蛋的、贩卖妇女的、开车的、撑船的、当尼姑的、捉黄鼠狼子的……大千世界无所不有，你听说过有卖空气、卖眼睛、出租哭笑和死尸的吗？人间都有，三百六十行算小儿科，三万六千行也不能算多。

仅仅这要饭的，现在与从前不一样了。现在不是趴在地上的，就是小孩抱人大腿不让走的，花样不多。以前什么方式的都有，吃丐、艺丐、残丐、义丐、怪丐、童丐、女丐、隐丐、仙丐、孝丐、哑丐、佛丐、刑丐、贼丐、药丐……无奇不有。他们用各种方式生存下来。

人来到这世上总要活下去，你没听说过为了生存男扮女装六十多年吧？那冒牌富翁、冒牌总统，冒牌儿子、孙子、滴答孙的都有，人要没有脸皮，只为了钱当孙子还不容易吗。比卖眼睛的强多了，叫爷爷比挖一只眼好受，至少不疼。江湖骗子、政治骗子，爱情骗子……有这些人存在，写小说的人也不累。

为了生存，北极有人，喜马拉雅山有人，没有水的大沙漠也有人。为了生存条件更好一些，姑娘嫁人都是风一阵雨一阵。以前不讲了，嫁土匪，嫁汉奸，连嫁死人的都有，现在来看，“文革”时期嫁军代表的有之，军代表一复员不愿跟着去农村，离婚带孩子凑合着在娘家被指头指脸地过着比童养媳还不如的生活。后来知识分子吃香了，嫁知识分子的成了时髦。这婚姻条件一直变幻无穷，婚姻局势像股票一样今天升了明天降了。嫁外国人、嫁港台人、嫁大款，嫁着嫁着又不嫁了，“人不能吊在一棵树上”，她们“要活过程不活目的”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能玩几个算几个。

其实，就连这一行也分天上地下。有的山区没水、没土，实在活不下去的姑娘们，为了吃上小米，有的就嫁到有小米的地方。有的地方不知自己做的是哪一方面性质的“工作”，给两元钱就上床。为了生存，那淘金的死在窑里，掏煤的砸死在废矿里，科学家死在实验室里，艺术家一口血吐在舞台上，驯虎女郎落到虎口里，探险队员掉进万丈冰雪里……

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，不管人生在世还是牛生在世，只给这个世上添乱的话，不如死去。假若他们用自己的一生，不管是劳动还是有益于这个世界，哪怕一声美鸣，也给这世界添了彩，这也没有白活一世。

司马光，你干吗砸缸？

刘大志

我在课堂上讲了《司马光砸缸》的故事，然后提问。结果学生的问题差点让我郁闷死。

第一个学生：“老师，什么是缸？”

我晕！现在的初中生不知道什么是缸？只好在黑板上画了个缸的形状。告诉他：“缸是一种常见的家用容器。”

第二个学生：“哪儿买的缸？多少钱一个？”

这个问题不重要，下一个！

可那个学生还问：“很重要的，老师，如果那个缸很贵，我总不会把我家最贵重的东西砸了吧？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：“那缸不是司马光家的！下一个同学！”

第三个同学问：“缸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又是一个超幼稚的问题。一个学生抢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爷爷奶奶家用缸腌泡菜。”

如此出色的学生是谁教出来的？我只好解释说明：“古时候每家都有一口缸是专门用来存水的。”

第四个学生马上问：“他们家经常停水还是欠水费了？”

看来对学生开历史课真的很重要，不得不解释：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，人们都是取河水或井水存在缸里每天用。”

“连自来水都没有，说明古代人很笨，还是我们现代人聪明。”那个学生发出感慨。

第五个学生：“那个缸放在哪里？”

你个白痴！我心里说。我有点不耐烦了，斥责他刚才老师讲故事时干吗去了！是不是没有认真听讲？我明明讲了放在院子里，你站着听一会！

他申辩：“老师我认真听了，我的意思是问，那个缸放在院子里的哪个地方？是院墙边还是院门口还是屋檐下还是院中间？”

这个我哪知道！司马光也没有留下回忆录详细说明，再说放哪儿小孩不都掉进去了吗？别找借口，继续站着！

第六个学生：“那缸为什么没有盖子？若有了盖子小孩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再说古代人也应该讲卫生啊，没有盖子，灰尘昆虫脏东西什么的都往里掉，人吃了会得病……”

我……这都哪儿跟哪儿呀！“有盖子的，掉到一边去了。”

我意识到这样提问下去不是办法，弄不好会被这帮家伙气得昏倒，只好拿出屡试不爽的老办法，提问领悟能力强的好学生。我示意体育委员。

体育委员：“那缸有多高？”——他也昏头昏脑随着前面的思路走。

“大概……到我肩膀这么高吧？”本来想说和我一米八的个头一般高，可我也没见过那么高的缸，可说太矮了司马光也就不用砸了。

体育委员看到我的示意：“那么高，小孩是怎么上去的？有梯子还是从高处跳进去的？换了我可上不去。大石头多大？司马光多大？老师您讲了司马光当时也是个孩子，那他抱得动大石头吗？那缸里的水要是不够深，小孩掉进去也不会有危险，就不用救了。”这家伙不顾我已铁青的脸色自顾自地说下去。“既然要救证明缸里的水足够深或者是满缸水。能承受那么多水的压强说明缸壁是够厚够坚固的。司马光既然只是小孩子，抱不动大石头，那么他拿小石头能砸破那够厚够坚固的大缸吗？不可能！就算他拿出铁杵磨成针的精神，一下下耐心地砸，直到砸破为止，就算他最终把缸真的砸破了，那小孩估计早就淹死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Stop！”我阻止他继续说下去——这小子的物理学得真不错。

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班长身上：“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？”

班长站起来，看看同学们期盼的目光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老师，我得到的启发和同学们是一样的，就是——这个故事——是假的！”

口吐鲜血，我栽倒在讲台上——司马光，你干吗砸缸？

丑陋的人类

马长山

李四是新崛起的油画大师。他是中国美术界的翘楚。

李四接受了一位比利时富豪的请求，为他画一幅特别的人像：画一幅人类最丑陋的人物肖像。

李四提出的时间期限为三年。

头一年，李四埋首读书。他专门读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恶棍的传记。如希特勒、秦始皇、江青等。这些阅读让他大开眼界。

第二年，李四化装成乞丐，云游世界各地，体会世态炎凉。这一年，他受的苦难和白眼比他前四十五年的总和还多。

第三年，李四开始作画了，却遇到一个难题：他找不到合适的模特。

李四首先想到的是他供职的美术学院张院长。

张院长艺术水准三流，更无管理才能。他能做到这个著名的美院的领头羊，是因为有着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张院长有一只特殊的鼻子，可以嗅出上峰的好恶。我们普通人当然也有察言观色的本事，也可以通过上峰的表情、动作乃至一声咳嗽，猜出上峰的某些想法。但是，我们只能猜出一部分，甚至连这一部分也没猜准；或者虽然猜得很准，但是为时已晚。而张院长的鼻子却可以嗅出上峰的全部想法，不但正确，而且及时，甚至超前。在我们普通人看来，这只鼻子就是一只普通的鼻子，但是在艺术大师李四的眼里，这只鼻子却是那样奇特，那样神秘。张院长就是靠着这只鼻子，步步为营，拱倒了三位前任。那是怎样的三位啊！都是德艺双馨、精于管理的美术大师啊！

李四以艺术家的气质向张院长说明来意。

张院长神色慌张，马上拉开抽屉，找到一个特大型号的口罩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戴上。“滚！”张院长咆哮道。

李四摇着头走了。以后，李四发现，张院长再也没有摘下口罩。

李四瞄准的第二个对象是院基建办公室刘主任。

刘主任长有一个特殊的下巴。这是一个肥得不能再肥的下巴。三年前的刘主任还是美院资料室主任，瘦得像只猴子。自打他当上院基建办公室主任以后，下巴开始迅速膨胀。同等设计、同等施工质量、同样建筑面积的办公大楼，香山大学用了七千万，美院用了九千八百万。很多老教授认为学院的基建有问题，市里还专门派了审计人员，但是刘主任陪着审计人员大吃七天以后，这帮人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。李四凭着艺术家的直觉，看出刘主任下巴里有文章：去年他大儿子到美国开公司，前年小女儿到英国念大学，需要多少钱啊！刘主任的下巴应该瘦下来才是，怎么反而更肥了呢？

李四向刘主任说明来意。

刘主任没有说话，而是迅速抬起右手，捂住他那张硕大的下巴，然后低头沉思，一言不发。

从那天开始，李四再也没有看到刘主任把右手从下巴上拿下来。

李四相中的第三位对象是他的邻居，国画系冯主任。

冯主任长有一对撼动女人心魄的眼睛。这当然不是什么缺点。问题是冯主任凭着这一对魔眼，几年间拆散了十八对夫妻，还使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孩子自杀身亡。

您说，冯主任这一对眼睛能不被选中吗？

冯主任听明李四来意，转身就跑。

从那天开始，冯主任戴上了一副大大的墨镜。

李四知道，第三个模特又没有了。

李四选中的第四个对象是自己的妻子刘虹。在结婚以后，她开始对周围同事的隐私感兴趣。她的耳朵出奇地好，可以听出每一对夫妻的矛盾，听出每一位同事的苦闷。当然，她也很少传播这些“第一手”资料。李四为此与刘虹吵过多少次，可是无济于事。

李四觉得刘虹的耳朵很值得描绘一番。

刘虹曾经多次给李四当过模特。但是这一次她拒绝了。

因为李四说明了原由。刘虹当晚用毛线给自己打了一对耳套。从这天起，刘虹无论白天晚上，再也没有摘下耳套。

与欧洲富豪约定的交画日期马上就要到了。

李四连一笔也没有画成。他遇到了自己艺术人生里最大的难题。

不过大师就是大师。李四用了三天三夜，终于完成了这幅杰作：在人类历史上，还从来没有一个画家，在一幅人物肖像里，将人类的丑陋与低俗描绘得